

第四回 擬實為招魂風前隕涕 憑空偏捉影江上聞聲

詞曰：

平地風波何處起，江顏疑喪鋒芒裏。繡閣塵封門永閉，空奠^屈，藏鬪莫辨非耶是。擬逐行雲無定止，有緣倏泛仙津艤。觸緒關心愁不寐，真留意，佳音偏徹尋親耳。

右調《漁家傲》

卻說黃生在省，聞知葉府家誅之事，心上欲歸，便辭歐陽生而行。舟中隔了一夜，方纔抵家。一進門來，便跑至駐春園一望，果葉府門戶皆被官差拆倒，服物器具一空，府中男女不知置在何方，曾家小姐必定為其所害。思及二八佳人，一旦遭此慘毒，竟為發聲大哭一場。空庭置了位，遂進書房，取過筆墨，制詩一首，拜祭雲娥、愛月。乃命墨僮安排香燭，但見援筆書成一律云：

百里青溪一棹回，舊時玉石變寒灰。
祇因為友暫離矣，豈料思卿不見哉。
蕉葉樓空歸宿雨，芙蓉影滅冷秋臺。
可知掛木聲聲血，莫抵新詩飛燕哀。

生奠畢，遂命墨僮撤奠，放聲又哭一場。須臾暗忖道：“先君門人李邦彥，現任揚州司理，如今莫若往揚州一遊，免得在家悲切。且小姐已故，天下那有佳人！如今風流一事，如何提起？”立意已決，遂把雲娥所貽羅帕，並檢出歐生解慰一書，及那隨身要用物件，收拾已完，帶著墨僮買舟就道。

是夕，船泊江邊，望見涼月當空，水天一色，清江無際，益覺淒然。回想雲娥，泠泠淚下。忽聞鄰舟一婢步至前艙望月，回首呼道：“小姐，可急來一看。”生祇見船內有一佳人，坐在艙板，應那丫鬟道：“際此淒涼，何心玩景。”愛月獨立良久，但見前面萬點漁燈，一天星斗，兩邊斷岸，雙架紅橋。玩景生情，懷人觸恨，轉覺與深閨眼界大異。觀瞻風清月白，避匿舟中，顧影淒其，殊難索解。生於月下細認，乃雲娥小姐之侍婢愛月也，不勝駭異。因想道：“彼密計脫身，故得到此，但不知此行何往。”遂急呼舟人問之。愛月聞言，不曉是生，玩畢，遂入艙去睡。祇見舟人答道：“我舟要往金陵。”生聞言，便想道：“我祇為佳人已歿，故有此行。今得知其蹤跡，到不思自往揚州，即跟著此舟徑往金陵，或得再晤阿雲，也未見得。”遂對舟人說道：“我舟亦駛至金陵。”舟人不知其意，祇得從命，仍自睡去。生猶在船頭徘徊玩景。又向鄰舟舟人道：“汝船內夫人、小姐欲到金陵，下處卻是誰家？”那管家在旁應道：“我老爺在日，與金陵吳翰林老爺相知極厚，今我老爺與吳爺皆歿，吳夫人京裏搬回金陵居住。目下我家遭難，不憚跋涉，共往投之。”生一聽罷，遂緊記在心。

五更時分，例起開船。不期舟人腹痛，倒在舟中呼叫天地。生起視之，前船已開行里許矣。生不勝著惱，頓足道：“我探阿雲蹤跡已明，正欲舟尾其後，鄰舟同濟，令其知我行蹤。且愛月跟在身旁，日於船艙內外行動，必定可通消息，不意舟人如此作惡。”又須臾間，風帆順駛，前舟已不見矣。

忽聞船後有一來船，船內管家招呼道：“前面黃公子的船暫等片時。”生聞言回顧，祇見歐陽生坐在船頭，管家侍立。生忙叫船家開船就之。此時船家腹痛已愈，遂把船駕去，相撐住，生跳過船，問候歐生已畢，便將前事說與歐陽生知道。歐生聽說，便道：“今日又會江中，莫非天緣所使？弟不勝代為喜躍。”生道：“如今蹤跡雖明，卻又茫茫無據。”歐陽生道：“兄又癡了，他明說金陵吳幹甫家，何言無據？且吳幹甫原繫足下先令岳，此行到彼，一訪佳音，兼可見其愛，或得成雙，也未見得。則一堂二美，聚首齊眉，那時樂當何似。”生見歐陽生說到吳家親事，不覺恨自心生，遂道：“這段姻緣，老母在時致書道及，可恨年伯母意欲悔親，久無音信。於今多載，必然別配他人。弟此行祇探雲娥，到彼隨時區處，斷不輕入吳門，使添恨事。”生一片精神，又送前舟蕩漾矣。不禁青衫淚濕，遂令回舟，拉歐陽生並坐船艙而去。生與歐陽生遂各作一詞撥悶。黃生拈調，乃名《醉落花》云。詞曰：

並棹水中流，君今射策上皇州，癡情我則索雲遊。芙蓉憔悴，錯認佳人半面羞。舊愁未斷接新愁，昨夜新愁一半休。長江又失卻前舟。古岸斜陽，白水迢迢一望秋。

歐陽生亦作一詞，名《桃花引》云。詞曰：

萬里清江淨碧波，美人長是隔銀河。喚奈何，喚奈何，望斷前舟，玉淚冷冷似爾多。
昨夜江邊聽細語，悠悠知向金陵去。盼嬌娥，盼嬌娥，欲覓兒家，須向桃花洞裏過。
舟行不數日，船到鎮江來，遂與歐陽生分袂，直抵金陵。

卻說雲娥同愛月與曾夫人到了金陵，尋到吳府居住，見了吳夫人。吳夫人乃帶著女兒綠筠小姐出來相見，禮畢，各敘寒溫。吳夫人便對曾夫人道：“不期浣雪小姐有此長大，不知許配誰家，下聘與否？”曾夫人道：“小女自從伊父退居捐館，尚未許人，老身常常以此掛念。”說畢，便將被害脫身之事說了一遍。曾夫人聽了便道：“原來遭奇事，老身實有不知。但寒舍蕭條，惟是草蔬淡飯，若是相挨過日，望乞諒之。”曾夫人因指綠筠小姐說道：“令千金綠筠小姐許配誰家？”吳夫人原欲悔親，乃答道：“前年意欲適人，但以母子孤孀，而且稚年尚幼，竟寢至今。”遂顧綠筠小姐道：“浣雪小姐必定才質過人，汝今時常親炙，倘有筆墨之間偶有所作，宜為就正。”雲娥聽了，遂自謙道：“孩兒才疏識淺，見笑大方，尚須就正綠筠小姐一二。年母而出此言，孩兒曷勝自愧。”綠筠便道：“姐姐休謙，妹已早知。姐姐在京，那時年方七歲，出口成章，恨不得相依朝夕，聚首一堂，盥櫛之餘，親聆教誨。移居於此，欣躍何如！”內面已先備下酒席，遂排出中堂，大家乃入座飲酒。

正飲之間，雲娥忽自暗想道：“人生世上，萍合蓬飄。我今在此，不知黃郎在彼，近體如何。臨行，愛月往探，書房掩了，不在亭中，想必外出，分明不曉此番脫走來此。他若回家，必以妾身並遭其禍，定是加傷，萬一損壞了身，莫期後會矣。”空在席思量，不覺心酸起來，忽然淚滴酒中，卻被吳夫人瞧見，祇以為纔到，未免思鄉，心中不舍母姊諸人，忽然悲切。將此等語相勸殷勤，雲娥唯是低頭，猶思不置也。祇有愛月在旁，會其心事，亦但低頭無語而已。及撤席散座，已是更深。吳夫人遂命提燈，親送曾夫人、小姐到後亭涌碧軒居住。

次早，曾夫人與雲娥、愛月起來，但見亭中景物較之葉府蕉樓，繁華幾倍，暫得寬心。三人共到軒中遊玩，見那軒下亭邊，置一小門，門則緊閉。曾夫人遂命愛月開了，出來一看，又是一座名園，匾上書著“紅螭閣”三字。閣下牆外，又有一帶高樓，俯臨軒中亭子。閣中側有小門，又是緊閉。曾夫人又命愛月開了，祇見一林翠竹，幾樹海棠。又有一座亭門緊閉在左，恍惚駐春園門外。愛月遂對曾夫人道：“竹徑有門，恐是鄰家園子，不便往觀。”三人共向門內而回。未移數步，夫人舉頭見樓匾書著“衣雲樓”三字，樓上書聲朗朗。夫人遂命閉著軒下小門，思進府內候吳夫人去。愛月依言，遂重重閉上門子，隨著雲娥同候吳夫人而來。

曾夫人對吳夫人說道：“纔同小女、小婢到紅螭閣玩置，忽見鄰家亭子，一帶高樓，且有人在上讀書，不知誰家別墅？”吳夫人道：“鄰家周年伯，名謙，號牧庵，官工部尚書，舊歲退居林下。乃郎名之元，字八士，年方十八歲，讀書於此。老身一向不許小女及家人輩過紅螭閣探望，有失孀居家法。”曾夫人聽覺，便向愛月道：“以後切記在心，汝等亦不許向後花園閑玩，當避人耳目。”雲娥領命。自是雲娥與愛月斂跡不題。

[返回 >>](#) [駐春園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